

揭开《长津湖》“登顶”密码

于冬：“新主流大片”要注重中国现实

上映 57 天,电影《长津湖》成功登顶中国电影票房榜。在打破 30 多项中国影史纪录的同时,该片也成功位列 2021 年全球票房榜第一名。如今,影片还在上映,纪录仍在刷新。

主旋律电影如何成为票房“爆款”?因为疫情导致的全球范围内的电影制作停滞,为何反而成了中国电影产业化的“试金石”?《长津湖》等一系列主旋律大片的热映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怎样的口味变迁?近日,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、《长津湖》出品人和总制片人于冬。

一次全面检阅

记者:上映不到两个月,《长津湖》打破多项纪录,为何能做到如此势不可挡一路上扬?

于冬:首先是全国电影观众爱国热情的高涨,这个前提非常重要。再一个就是所有的主创人员,包括导演演员,他们不辱使命,饱含深情,带着强烈的创作激情完成了这部电影。

这个戏几乎 95% 在野外拍摄,拍的多是夜戏和战争戏,最冷的时候气温只有零下 20 多摄氏度。在这样的极寒天气下,拍摄每一个镜头都是非常困难的。但当年志愿军将士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战斗,靠的就是意志力。如今这种精神也鼓舞着我们的摄制组,他们克服重重困难,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完成这部电影。

记者:《长津湖》的成功,是否可以证明中国电影在制作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?

于冬:中国电影产业化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发展,取得了长足进步,《长津湖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机遇期。另外,电影的上映又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,所有的电影人都非常珍惜观众对于电影的渴望,铆着劲要拿出好作品。所以,这也是一次电影界的凝心聚力、合力托举。

因为疫情原因,《长津湖》的后期特效都是在国内完成。前后有 86 家特效公司参与这部电影的后期制作,电影边拍边做后期。像仁川登陆那样的大场面,我们两分钟镜头做了 10 个月,几乎在电影开拍的同时就已经启动后期制作。回想 10 年前,我们拍大片还要去澳大利亚、美国做后期,但现在,超过 95% 的问题都能在国内解决,所以这绝对是我们中国电影产业化一次大踏步前进。

另外,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这三位在华语电影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导演,能够一起来合作一部电影,这也是很难得的。美国也没有一个制片人能让斯皮尔伯格、卡梅隆、迈克尔·贝三个人拍一部戏。

记者:你是怎么做到让三位导演发挥各自所长,但他们的个人风格又不产生矛盾的?

于冬:三位导演是有明确分工的。

我看中陈凯歌的是他对中国历史人文的了解。剧情进入朝鲜之后,林超贤负责激烈的战斗场面,还有大部分的美军戏份。徐克负责的是戏剧的完整性和整个影片基调的统一,他统筹所有的美术风格、影像风格,以及音乐部分,他还负责结尾的高潮戏。

一次新的尝试

记者:《长津湖》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,以及海外多国都有上映,现在放映的情况如何?

于冬:成绩非常好。香港票房已经超过 1300 万港元。澳门三家影院总共突破 40 万港元,已经很不错了。另外,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新加坡……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,都会陆续放映《长津湖》。

记者:主旋律大片“走出去”,会不会比一般商业片更难?

于冬:《长津湖》的三位导演——陈凯歌、徐克、林超贤在全球也非常受关注。另外,《长津湖》是一部主旋律大片,但它同时也是一部战争类型片。以往这个题材美国人拍过,韩国人拍过,大家会好奇中国人怎么拍?

史上最强续集

记者:因为《长津湖》的成功,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也备受关注,人们甚至叫它“史上最强续集”。可以透露一下这部电影的拍摄进度吗?

于冬: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现在正在紧张拍摄中,后期也在同时制作。其实这部电影的大部分镜头去年已经完成,但当时拍到 5 月中下旬的时候,气温从零下 20 多摄氏度上升到 20 多摄氏度,树也绿了,山也绿了,演员却还穿着厚棉衣,汗水流背地表演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先停下来,等冬天再拍。

记者: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的剧情和场面还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震撼?

于冬:之前长津湖战役的全貌讲完了,但七连的故事还没讲完。雷公牺牲之后,伍千里和伍万里兄弟俩的故事也没讲完。续集不仅故事好看,随着战役越来越难打,任务越来越艰巨,战斗场面也更激烈、更残酷,将士们的牺牲也会更令人动容。

记者:“中国胜利三部曲”的最后一



《长津湖》宣传海报

部《无名》最近很受关注,从新曝光的海报看,影片气质也跟此前的两部大不相同。程耳过去的作品譬如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很有艺术感,为何选择他来拍主旋律大片?

于冬:程耳以往的电影都是个性很鲜明的,我希望这次他跟博纳的合作会有新的化学反应。但我跟程耳说,《无名》不是一个艺术片,它是一部商业片。我们在追求艺术风格的时候,一定要用更通俗的叙事方法,不能靠观众去脑补剧情。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达成高度一致,我相信这会是一部既有个性化表达,同时又兼具商业元素的大片。

记者:梁朝伟和王一博的演员搭配也颇新鲜,为何选择了他们?

于冬:这个故事说的是被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,其中有各方势力的角力。目前我们只曝光了两位演员的造型照,还有八位主演没有公布,敬请期待。

我觉得这些演员首先都是冲着程耳导演来的。譬如程耳最初找梁朝伟的时候,只发了一个简单的情节梗概给他。梁先生在香港马上就看了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,看完之后就一口答应了他。

记者:《无名》是否意味着博纳在主旋律大片这个领域开始有新布局和新拓展?

于冬:我确实希望能在主旋律大片的领域开拓一些新类型,比如像《无名》这样的谍战电影。过去像《中国机长》《中国医生》,都有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作为依托。但现在我希望也能拍一些虚构的故事。

适应新口味

记者:有数据统计,博纳近年来的主旋律大片累计票房已近 200 亿元。这背后是否能体现当下中国观众的一种新口味?

于冬:这些电影,我叫它们“新主流大片”。因为除了主旋律的内涵之外,这些电影会更注重普通人的情感故事,这是我们跟美国电影的最大区别。美国电影这十年拍了很多超级英雄,他们的超能力哪来的呢?都是上天给的。但我们拍的都是平凡英雄,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——普通的消防员、普通的飞行员、普通的战士。

今天的中国观众更希望银幕上的英雄是中国人的英雄,更希望在银幕上

看到中国人的情感故事。这种自信心和文化认同的背后,其实就是我们祖国的强大和人民心中的幸福感。所以我一直说,一部电影的成功,它的情节一定来源于现实,来源于生活。如果你去拍一个玄幻片,它的票房收入就只能局限在小部分人身上。

记者:除了跟观众产生情感共鸣,《长津湖》在制作上还有什么成为“爆款”的经验可供吸取?

于冬:我经常强调,什么是现代电影?就是要符合今天年轻人的观影习惯——气氛、节奏、美学追求,都要跟今天年轻人的口味高度吻合。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老方法去拍,年轻人就会觉得闷了,就要低头看手机了,所以关于《长津湖》,我看完最开心的一个网上评价就是“感觉这部电影每个镜头都是满满的诚意,没有一个废镜头”。

如何留住电影人才

记者:博纳熟悉的“内地资金+内地故事+香港团队”,这个电影制作模式未来会如何发展和变化?

于冬: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是要吸引全球人才来拍中国故事。中国电影的进步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发展,吸引全球人才——包括制作人才、创意人才和营销发行人才——也很重要。未来的中美电影既有竞争也有合作。竞争体现在制作上,也体现在话语权的竞争上。但合作也是必然的,因为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市场,另外我们也需要英语市场去讲我们的故事。

记者:在你所说的这个愿景里,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?

于冬:粤港澳大湾区有非常独特的优势,这里人文底蕴丰厚,人才辈出,譬如拥有香港电影的人才基础。我们应该凝心聚力,把粤港澳大湾区的电影人才进行有机融合,抓住这个影视发展的机遇。

记者:最后一个问题,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把电影人才留在粤港澳大湾区,帮助大湾区的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?

于冬:留住人才需要有产业基础和基础教育,“产学研”永远是一体的。在这个更大的谋篇布局里,博纳愿意为大湾区的建设和广东文化强省的建设继续出力。(据《羊城晚报》)